

The Most Significant Novel

名家·最意味小说

是谁杀死了我

黄孝阳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The Most Significant Novel
名家·最意味小说

是谁杀死了我

黄孝阳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是谁杀死了我/黄孝阳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12

(名家·最意味小说)

ISBN 978-7-5559-0085-6

I.①是… II.①黄… III.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5492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c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c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40 000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Significant

- 001 开始
- 027 是谁杀死了我
- 066 我们为什么结婚
- 078 阿达
- 118 夜晚照亮街道
- 135 娅
- 157 我给父亲讲的故事
- 183 只有球是真实的
- 194 蜻蜓
- 242 我们的父亲
- 296 代后记：我们不读小说了？

旋律一

1. 我在想一个“开始”，是我目前还没有能力想出来的。它是一树雪白繁密的梨花在墙壁上的倒影，在月光下缓慢地散发着幽香。我想摘下它，不是其中的一朵，是所有的。该怎么来描述这个注定徒劳无果的过程？

2. 月光中随时会出现各种意外，出现豹子、尾翼白色的猛禽，种种本该在午夜梦境中活动的生物，以及一个不规则的椭圆球体。是“少女肩膀上扛着的那个脑袋”。要辨认出这个匪夷所思的事实，需要集中注意力，消耗一定数量的时间成本。这种整体把握的能力，是上帝恩赐的礼物，它使人不至于像蝙蝠一样误以为在黑暗中迅速移动的物体都是可食用的昆虫。

3. 头颅附近又有两只细长干瘦的奇异物体。这不是顶端开叉的竹棍或干硬细长的德国面包。如果不是对“少女”这个事实的提前确认，我会认为它们是竹棍与面包——前者让我联想到雪白鲜嫩的春笋，后者让我肚中饥饿如焚。我听到肚子的叫声，布谷鸟一样地叫。

4. 少女细长干瘦的左手臂上套着一条水晶手链、一件藏银腕饰、一个木镯子、一根金属圈、一块皮套。少女细长干瘦的右手臂上啥也没有，光秃秃的瘦。太瘦了，仿佛是从窗外法国梧桐细枝上长出的开杈。但少女的身体并未被左边的重量压倾斜。瞳孔缓慢地移动。月光落在她那张略显扁平的脸庞上，弥漫出一层异样的苍白的哀伤。这形成一种非对称的美学效果。

5. 关于她的一切,我早已耳闻。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非常适合在酒足饭饱后谈论,能有效刺激肠胃蠕动。

6. 她爱上了一只猫。她布置了一场西式婚礼,只属于她与它。她是地球人,它是喵星生物。她穿上一袭雪白的婚纱,它也披上一件灰格子条纹的马甲。她母亲的遗照挂在墙壁上充当证婚人。她把婚礼视频上传网络,引起一片哗然。这只英国血统的短毛猫还有一个很中国的名字:金城武。

7. 这是果。

起因可能是她曾经爱过一个模样长得像金城武的青年男子。男子在区政府拆迁办做事,英俊,是临时工。在河东路旧城改造项目中,他们相识。应该说是她在一厢情愿地爱着后者。当时拆迁办的人死活想不明白她有什么理由不在合约上签字——他们已经违背了“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原则。

她家是钉子户。这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她家所在小区的市价是每平方米12000元;急于上市圈钱的静海房产公司,需要提速这个名叫百家福花园的项目来说服股民,开出每平方米13000元的补偿标准。一番讨价还价后,临时成立的业主委员会与静海房产达成15500元的补偿标准。但她母亲,一个孀居多年的妇人拒绝了业主委员会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认为每平方米25500元才“合理”,因为那套60平方米的二室一厅有自己死去丈夫的气息,半辈子的光阴。

“人最珍贵的是记忆。我把半生记忆都卖了,才卖这点钱,这怎么叫狮子大张口呢?”这是她母亲的逻辑。为了捍卫这个逻辑,这位惹了众怒,年逾五十岁的城关小学保管员提前退休,拒绝再见同事。拆迁办动员她舅舅来做说服工作。她母亲把她舅舅赶出屋。腊月天,她舅舅哆嗦着在盼盼牌防盗门前跪下。一个大男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号:“姐姐,你不同意,单位就要让我下岗啊。”

她母亲没开门。

当天晚上她母亲心肌梗死死掉了。

她在葬礼上遇到那个长得像金城武的青年男子。原本一直劝母亲签字的她鬼使神差地改变了主意，尽管静海房产同意每平方米25500元的补偿标准——多出的1万元，被宣布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补助。

她是想不断地遇见他吧。

这个有轻微自闭症的少女，像一只被雨水淋透了的鸟。她与他的每一次交谈都同时蕴藏着十分的甜蜜与万分的痛苦。哪怕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单词音节，因为经过他的嘴唇，便有了春花夏月秋实。她在一本带锁的日记本上抄下那些他说过的句子，把脸颊贴着日记本睡。睡到半夜，蓦然惊醒，小心翼翼把日记本移到一边，她怕自己的脸压疼了那些“他说过的句子”。

她的爱注定是一团无用的激情。而自始至终他对这一切毫无所知，疲倦地，甚至是憎恶地，一次又一次来到她的面前。不管他说什么，她都欢欢喜喜地听着；不管他怎样说，她都安安静静地听着。可她就是不肯在协议上签字。

他终于失控，他说：“你不答应，我就要跳楼了。我爸好不容易替我找了这份工作，我不想让他失望。”她嗯了一声。她喜欢他生气的样子，喜欢他眉毛飞起的样子。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爬上阳台。他们对视了一眼。他跳了下去。

她疑惑不解。等到她意识到楼下那具不再动弹的蜷曲身体就是“死”后，她哭了，眼泪比“如丧考妣”这个成语里所蕴藏的更多。她在协议上签了字，去找他的父亲祈求原谅。刚经历丧子之痛的老人用一记耳光回敬了她的拜访。她想了一千零一种死法，觉得还是跳楼最好。当她登上高楼屋顶，她遇见那只喵星生物。它在与一只被遗弃的企鹅绒偶玩耍，前纵后跃，不时低头嗅嗅，举起爪子摆弄企鹅绒偶短短的胳膊。她被它彻底迷住，蹲下身。几个时辰后，她把它带

回了拆迁办的临时安置房，她与它的家。

但谁会喜欢听到这样一个冗长无趣的“因”呢？

8. 请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得这样多。

我会给你们解释的，请耐心点，再耐心一点。

少女的故事并未到此结束。在一个春风荡漾的夜晚，那只又野又萌的喵星生物，伸长脊背懒洋洋地打了一个哈欠，穿过铝塑门窗，跳上嵌满玻璃碎片的围墙，沿着一丛丛摇曳花影的指引，跃上一幢外墙斑驳的民国建筑，在五只檐角走兽身上分别撒了一泡尿，用爪子挠了挠这个世界，从此不知所终。它没有回头去看一眼少女，更甭提道别。

开始，一直痴望着它的少女还以为它是在与她捉迷藏。

后来，她去敲开附近的每扇门，眼泪汪汪地询问它的下落。

再后来，她知道了这是“失去”——失去母亲，失去暗恋的男子，失去它。这犹如一个无底洞穴，她坠入其中，无从逃脱。更令她痛苦的是，她发现自己对它的爱日益炽热；而且，她还发现唯有对它的爱（而不是它本身）是自己唯一不会失去的。“它”是她的血肉，她的灵魂，她的意志。

9. 舌尖轻轻下落。她尖叫出声。

少女带着哭音的叫喊声犹如一面旗帜猛地迎风展开。这声叫喊的分贝之高足以用来制造声波武器。这真是动人的一刻。我都能看见她牙齿所残留的几小块有着琥珀绿的韭菜叶。“我爱 tā，爱 tā，tā……”

世界摇晃起来，包括墙壁上那些原本像珠宝一样，被月光镶嵌于墙壁上的树枝阴影。墙壁下支摊修车的老师傅自言自语道：“七点了。”他脸上的皱纹因为晃动的光影深了许多。他身后杂货铺里的秃头男人嘟囔着，起身打开电视开始收看《新闻联播》。一个背书包的少年窜出小区门口，一边跑还一边喊：“妈，我不吃了，来不及了。”生

活在这块街区的人们,习惯了少女歇斯底里的叫喊。他们还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这声叫喊在时间方面是惊人的准确。七点,酉时之末,戌时之始。熙熙攘攘的人群发生分化,一部分流速加快,另一部分流速渐缓,就像一条蕴藏着真正的无数喜怒乐悲的河流。

10. 眼泪出现在少女的眼眶内,又大又圆,缓缓溢出滑落,形成泪滴,从温暖的人体表面坠向另一个由无机物构成的空间,在窗沿上发出一声响。少女停止喊叫,扬起下颌,十根手指头按照某种难以言喻的节奏依次弹起,落下。窗户是属于她的琴键。窗户外面的世界(包括我),也是属于她的琴键。一些花朵从她的指尖飘落,粉红、浅蓝、暗紫、金黄……犹如一只只皮毛美丽的珍禽异兽。也就是几秒钟,它们中的一部分真的就从植物进化成动物,簇拥着她,低低叫着。这些鸟兽之声有七个音阶,do 是绿色孔雀的叫声, re 是红色云雀的叫声, mi 是黄色山羊的叫声, fa 是紫色云鹤的叫声, sol 是蓝色夜莺的叫声, la 是橙色骏马的叫声, xi 是青色大象的叫声。这些鸟兽争相去舔、去啄食那些滚落的泪滴。这些表面光滑的泪滴,以血为原料,由泪腺加工制造,有着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

11. 一只头顶一小簇金黄羽毛的皇冠鹤跳到我的跟前,端详着我,目光狐疑,突然伸出长长的硬喙,在我心脏处用力啄了一下。毫无疑问,它觉得渴,又无法在少女那边争抢到更多的泪水,所以就过来打我的主意。它错了。它的“优雅体态与皇家威严”也救不了它。这是它要为自身的愚蠢与鲁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我抓着它细长的脖子,毫不客气地一把扭断。我的凶猛出乎它的意料。它的瞳仁深处迅速浮现出一层阴翳。它以为自己是能让人类石化的美杜莎? 这些无知的畜生啊,是否清楚所谓的珍禽异兽,不过是对“物种进化的淘汰者”的一种委婉说法? 我冲着窗户里的少女笑。她会爱上这只被我拧断脖颈的从遥远非洲飞来的皇冠鹤吗? 也许在十五万年前,在那片广袤的大陆上,住在非洲的一个女人曾经在河流边梳理过这

只皇冠鹤祖先的羽毛。她们之间甚至有着某种神秘的沟通,争论,以及启示。然后分道扬镳。女人走出洞穴,成为现代人类共同的祖先。而它一点点濒临灭绝。

12. 此刻,落在窗前少女脸庞上的月光不会比一层僵硬的石灰好多少。我几乎知道她的所有,而她对此刻的我终究是一无所知。我们互相望着。她的视线犹如两根极细的针,不仅可以穿透我,还可以穿透整个地球。我挪开眼。我知道她并没有看见我。她掏出口红,把嘴唇涂红。她唱起歌,字正腔圆。唱了两句,“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嫣然一笑,朝窗外鞠躬,啪嗒一声关上窗户。少女消失不见。这是上帝变的戏法。空气现出它本来的污浊模样,让人透不过气来。我用力吸气,肺部像着了火一样难受。我在大街上。这条名叫淮海路的街道在霓虹的浸泡下像吃饱了的蚕一样鼓胀起身子。它不是蚕,它没有那个干净雪白的身子。我踩在它的腹足处,在想一个“开始”。

13. 根据少女的经历,一个训练有素的小说家不难写出一本怦然动人的畅销读物。

像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那样的开始?

“很多年以后,刘佩雯驾车冲下科罗拉多大峡谷,看着地面朝自己扑来的一刹那,准会想起她在中国与一个男人度过的那个犹如琴弦一样颤动的黄昏。当时的中国是一块奇迹之土,充满罪恶,又生机勃勃。人们诅咒着腐败,又丝毫不掩饰对腐败的向往;彼此厌憎,也厌憎自身。那个男人的死,唤醒了她对河岸的渴望,同时也给了她最真实不虚的疼痛,尽管她已经想不起他的姓名,容貌。”

像卡夫卡《变形记》那样的开始?

“一天早晨,刘佩雯从不安的睡眠中醒来,发现自己成了一只被装在笼子里的鸟,学名金丝雀。离开中国的这些年,她一直在精心饲养这种羽色和鸣叫兼优的笼养观赏鸟。鸟儿婉转的鸣声为她打发了

一个个白昼与黑夜，它们是那样漫长又短暂。”

像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开始？

“当一个人摆脱了庸俗，就不难发现庸俗所蕴藏着的宝藏，比如中庸与风俗。那些由鲜花青草与枯枝败叶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对于如今的刘佩雯来说，无异于鸦片，或者说天堂。用她情人何勇的话来说，庸俗与哲学共同构成生命之环，都有一种令人赞叹的极端性，尽管前者基本被熟视无睹，但它是后者的土壤与源泉。”

像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样的开始？

“人近中年，便不难发现：生活比她十八岁时所能想象的开阔、孤寂。犹如一个丧子妇人在有溪流的林地边，望着被暮色浸染的一切。两只野鹿在她身后埋首啃着草，对她的悲伤完全无动于衷。”

像叶芝《当你老了》那样的开始？

“我喜欢风，一种振动，节奏。我喜欢天空，令人惊惧的沉默与叫喊。啊，我最喜欢的还是道路，在鸟的翅膀上，眺望。”

14.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那个“开始”。

在它们被写出来的一刻，就没有重复的必要。

梨花在空中滑了一下，不是一朵，是所有的。一阵风吹来，把我吹起，吹到街道的另一头。空间在这里发生细微的不为肉眼所察的弯曲，如同把苹果放在被子上被子会被压出褶皱一样。这些褶皱的深处隐藏着时间的秘密，犹如一座小径分岔的花园，它同时通往过去、现在与未来。我低头往下望去，巨大的潮水从洪荒深处涌来，浩浩荡荡，黑暗如海。一只座头鲸跃出海面，发出洪亮的类似蒸汽机发出的令人畏惧的声响。我看见了在鲸背上的少女的母亲，还是少女的她，有一张狐狸小脸的她。

那时的她叫齐彩霞。

旋律二

齐彩霞十六岁嫁给了毛仔。

毛仔比她大二十岁，在农贸市场杀猪。其他屠夫杀猪，猪的惨叫声扯得疼人的耳朵；毛仔杀猪，跟变戏法一样，蒲扇大的巴掌伸出，在猪腹某个位置抓挠几把，再凶悍的猪也乖乖挨宰，顶多在利刃入脖时哼唧几声。

别人家的猪肉卖两块五，毛仔卖两块七，大家还争破头，据说“那些会惨叫的猪，肝脏会分泌毒素；而毛仔家的，不仅没毒，还有利于阴阳协调”。我们乐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当试图逃婚的齐彩霞，被她爹指挥人手绑在乌黑条凳上，抬进毛仔的新房后，我们都笑开了颜。

陈元庆开盘与我们打赌，说齐彩霞一窝起码能下出十三只“小猪仔”。陈元庆疯了，齐彩霞一次下三只“小猪仔”有可能；下十三只，除非她真是母猪。可陈元庆非一口咬定毛仔就有这个本事把齐彩霞变成母猪。

我们不信，齐彩霞的爹要给她弟看病，把她当猪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人怎么可能真的变成猪呢，何况齐彩霞还长了一张狐狸小脸，一点也看不出有变猪脸的征兆。我们异口同声赌陈元庆输，赌注是各自的心爱之物。如果陈元庆输了，他要从我们每个人的胯下钻过。为了保证赌约的严肃性，我们在新房的白墙壁上书写赌约内容的全文，并一一落款签名，用从学校美术老师那里偷来的蜡笔。

这带来了麻烦。

翌日，披头散发的齐彩霞出现在教导主任那儿，两只红肿的眼睛喷着怒火，好像我们是她那个该死的爹。这个比喻不大准确，“我们”，包括陈元庆在内，共计六个人；不过，也幸好是六个人，我们才不必独自用脸蛋承受这女人嘴里喷出的唾沫。

唾沫像密集的雨点一样。

陈元庆朝我吐舌头。我懂他的意思。一夜之间，原本见到我们

要绕弯走的齐彩霞，敢朝我们吐唾沫了！而且还敢叉着腰站在教导主任面前，开口闭口就是“我们家的毛仔说”。真奇怪，几个时辰前，她还哭天抢地嚷着要拿刀劊了那个又老又丑的毛仔。劊，知道是什么意思吗？特制小刀，顶部一指，三角，尖端和两边极锋利，手指长的把儿，末端带弯钩，看着别说猪，连人的下腹某部位也会隐隐作痛。被劊了的动物啥都不想，吃一斤长一斤，一点也不浪费粮食。

别问我为什么懂这么多。不是陈元庆家才有《辞海》。

我们挨个向齐彩霞道歉。陈元庆贼滑头，说，小猪仔是比喻，是多子多福的意思。还说齐彩霞明年肯定会生一对龙凤胎，把齐彩霞说得眉开眼笑，把教导主任说得慈眉善目，把我们说得愁眉不展——觉得自己比被劊过的猪还蠢。

老天不开眼，齐彩霞转过年真的诞下一对龙凤胎。毛仔特意拎了一副猪下水到学校找教导主任，说要感谢他培养出来的好学生，别小看那头道口彩，那里头藏着天机与命数。毛仔口里直喊“高人”，还说我们有幸成为教导主任的学生，那是前世苦修了三百年。

毛仔真是无耻。一个杀猪佬怎么也会沦为无耻之辈？

陈元庆一眼洞察了他的用心。

教导主任的老婆是幼儿园的。毛仔这是把革命工作从婴儿抓起。

但问题是，等到龙凤胎长到能进幼儿园，这得搭进多少副猪下水？毛仔再笨，也不可能做不来这道算术。我们百思不得其解，陈元庆支支吾吾解释不清楚。我们长吁一口气，觉得他与我们还算是同一物种，原谅了他过去犯下的错误，重新接纳他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没多久，答案有了，齐彩霞的弟弟，那个著名的癫痫病患者，念了三次四年级的笨蛋，从三小转学到我们学校。我们乐坏了，没事便拿指头去戳他那个特别大的脑袋，用很严肃的口吻告诉他，他这一生要感谢

猪下水，是杂碎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拼命点头。我们哈哈大笑，捧腹，跺脚，在地上打滚。我们笑出了眼泪。但说真的，我们羡慕他。每周五上午，毛仔都来送他上学，顺便带一副猪下水给教导主任。毛仔那张黑不溜秋的脸上开着花朵，春天是牵牛花，夏天是杜鹃花，秋天是油菜花，冬天是雪莲花。一年四季，毛仔笑惨了，忙惨了，累惨了。过去他一天杀一头猪；现在他杀十头，还雇两个青皮后生做帮手。说来也怪，他那双手还是蒲扇大，在杀猪前仍然会在猪腹某个位置抓挠几把，可不管用了，那些待宰的猪叫得如丧考妣——这个成语是陈元庆说的。陈元庆说，过去猪不叫，是因为毛仔会先去猪圈里蹲半个时辰，与猪谈心，告诉这些体肥肢短的黑面郎，他这是在超度它们。黑面郎也是讲道理的。道理不讲不明。现在毛仔不与它们讲这个理，它们当然不服。

陈元庆太坏了，拿什么黑面郎忽悠我们。

我们面面相觑，终于忍不住，大喊一声，把他暴打一顿。

就有一只黑面郎闯下大祸。

一口咬掉毛仔两腿中间的事物。

齐彩霞的弟弟给我们表演他姐夫遭遇不幸时的细节，人往地上一躺，身子痉挛佝偻，手脚不停抽搐，全身开始剧烈地颤抖。我们吓坏了，以为他癫痫发作，一哄而散。

我跑得飞快，隐隐约约觉得有一事大为不妙。被剝过的猪卵子一般会被扔到屋顶瓦沟里，还有可能找得回来；被猪咬掉的恐怕是找不来了。毛仔以后该怎么活啊？我一口气跑到齐彩霞家附近，在土坡上望着哭得像个泪人儿的齐彩霞，半晌，痴痴呆呆。

她长得真美。

“她的美好像夏日里的玫瑰。让我的指头红肿。”

一个句子犹如鸟鸣，在脑子里啾啾地叫。

那对绕着她嬉闹追逐的龙凤胎跟书里说的金童玉女一模一样。

我的眼泪下来了，感觉到一阵阵清风透体。眼前的这个世界被重新打开，有了与上一刻迥异的界门纲目科属种。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再那么讨厌陈元庆。这与对错无关。当然，更令我高兴的是：

直到今天，齐彩霞与毛仔仍然活着，还是夫妻，在新农贸市场开着一家“毛仔肉铺”，卖猪肉，也卖牛羊肉。他们的生活偶有磕绊争吵，总体上还算现世安稳，岁月静好。那个被剝过的老男人面白肤净，手掌柔软丰润，就有一点不好，与唐僧一样唠叨。他不再杀猪，只管收钱。当时是未满十七周岁的齐彩霞抄起屠刀，替他撑住门户。

那对龙凤胎目前在各念一所不错的大学。齐彩霞的弟弟，成了国税局的一名正式员工。这个昔日无比羸弱的家伙，如今体胖腰圆，没事骑着一辆摩托车在街上风驰电掣，还给我与陈元庆打电话，一口一个哥。他的癫痫病在初中一次手术后未复发过。

我想，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旋律三

陈元庆打来电话，说：“齐彩霞还活着？”

我说：“三年前死于心肌梗死。”

陈元庆说：“是被她女儿刘佩雯气死的，好不好？刘佩雯的弟弟，那个双胞胎弟弟早在你大学毕业那年也死了。”

我说：“放心，我没得阿尔茨海默病，也不打算得。2005年的3月5日，刘佩雯的弟弟向雷锋同志学习，跑去扶老人家过斑马线，老奶奶顺势躺倒，说是他惹的祸，在医院的洗手间里还下狠手，弄断自己的一条腿，要讹他替她养老送终。老奶奶虽然是老奶奶，但绝对不意味着人畜无害，尤其是这位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老奶奶。当然，她也是有理由的，她太饿了。她唯一的亲生女儿早宣布与她断绝了母女关系，后来耐不过社区工作人员天天来做思想工作，就把她用链子

锁在卫生间里。她好不容易才逃到大街上。这是时代的悲剧,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可他偏偏就想不开了,一个前途无量的青年才俊投河自尽,把自己喂了鱼,到今天都还没有找到尸体。还有毛仔,二十多年前就死于当时还颇为稀罕的脑溢血。我工作后的第二年,齐彩霞改嫁给学校的教导主任。教导主任没亏待她,明媒正娶,摆了三十六桌酒席,还替她在学校里找了一份保管员的工作。因为齐彩霞担心别人说她没文化,他还专门请省城一位教授给她改名叫齐淑贞。”

陈元庆说:“那你的大脑出现了什么样的病变?千万别说,这就是文学。”

我说:“这是文学,或者科学。听说过平行宇宙理论吧。这是当代物理学家认真面对的一个严肃话题。其实在东西方文明中,都有对这种平行宇宙的描绘。希腊众神栖居的奥林匹克山,中国的烂柯山,等等。”

陈元庆说:“等个屁啊。你们这帮子伪科学的徒子徒孙。”

我说:“伪科学与非科学是两回事。在非科学的世界里,人类已经生活了数百万年,也创造了相当繁荣的文明。科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人类的必需品,只是近代以来才开始真正介入历史的进程,并得以重构人类社会,但它不是唯一的现实。爱与恨,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与挫折感……这些都是科学难以意识到的,基本无能为力的现实。今天,科学观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真理的代名词。谁要是敢不讲科学,基本等同于反革命。这种唯科学论很糟糕。我们说科学是事实与规律,即实证加逻辑。但事实永无止境,1是一个事实,关于1的一切正在不断发生;至于规律,比如 $1+1=2$,这需要前提。前提会改变。前提是已知范畴内的,无法从未知中导入前提。”

陈元庆挂断电话,动作凶猛又粗鲁。

我理解。如果他不挂断,我会继续喋喋不休,比如说前沿物理的最新发现,或者从哲学与量子层面讨论“真实”这个概念。对于我来

说,这几乎是一种强迫症——他懂的。毕竟我们之间有三十多年的交情。

我没有回拨电话。一个老朋友深更半夜打来电话,肯定不是为了说齐彩霞这种事。几分钟后,电话又响了。陈元庆的语速非常快,声音压得很低,好像一个快要高潮的女人的指甲猛地抠入他的脊背,我都替他感到了痛。“徐斌要出事了。你手上若还拿着静海那只股票,赶紧抛掉。”陈元庆的声音戛然而止,随后就不知道去了何处。

屋子里漾动的“黑”有着奇异的黏。是胶水吗?在这个无人知晓的时刻,为明日出门所要戴上的那张面具做准备吗?皮肤上有点痒。我挠挠脸颊。

徐斌是静海房产的老总。百家福花园即是他的发家之作,得意之作。他的崛起是一个屌丝成功逆袭的励志故事,又因为还买一赠一附送一碗装着“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心灵鸡汤,在这个城市里算是老少咸知,无人不晓——前年阳春三月,一个叫花蕾的美貌少女攀缘出大桥护栏,把尖尖小脸凑到电视台媒体记者的镜头前,声称如果父母不同意自己与一个叫杨明的男人的爱情就跳江自杀。愤怒的少女大声嚷道:“妈,杨明是坐过几年牢,可人家徐斌不也坐过吗?他现在是没工作,可徐斌刚从牢里出来时不也没有吗?”少女眼睛里充满委屈的泪水,大胡子摄影记者也及时给出几个漂亮的特写。有着狗一样的灵敏嗅觉与行动速度的记者兵分三路。一路在现场,一路赶去少女父母的家,另一路去找徐斌。徐斌接受采访,表态:为了成全这段爱情,他愿意拿出一百万给少女与她男友做创业基金。徐斌的脑子真好用,他没有说让杨明来自己公司当司机。

全城轰动。徐斌旗下的几个地产项目,也立刻分别推出“会包容的小户型才装得下不讲道理的爱情”,“这里相信爱情”,“爱在静海,爱在豆蔻年华”等广告,及时地从这场关于爱的饕餮盛宴中分到一杯羹。